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長洲王楙

後宮嬪御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內則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則怨曠故諸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

下九九而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當
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
人當一夕十五夕而徧自望後反之以御女八十一
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
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三十
日再徧與望數相期當以九人當一夕半月之間百
二十人俱徧後半月復然周而復始其說如此不知
其果然乎今貴公子多畜姬媵倚重於區區之藥石
伐真氣而助彊陽非徒無益反以速禍雖明理君子
如韓退之有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
以粉白黛綠喪身殞命何可勝數前覆後繼曾不知
悟射工狐狸工於迷人正自不能不爾嗚呼安得廣
成子之術告之哉

檄楚相文

張儀相秦為文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譬
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句
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
霸等數語同

石頭石城西塞

有兩石頭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

龍蟠石頭虎踞王處仲蘇峻之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卽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為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之水中吳曾漫錄謂傳言太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非豫章也然而豫章有投書渚者後人意之耳有兩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卽左思所謂戎車次於石城者在竟陵者卽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為莫愁事用無乃誤乎有兩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案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若霅間又志和詞中有霅谿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霅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

五言詩

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僕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徹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攷耳僕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章皆

五言徹章此正明爲五言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林少穎先生所類觀瀾集收枚乘詩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詩林先生未見玉臺新詠故爾

鷓冠子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歿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爲長沙傳賦鷓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其生兮若

浮其歿兮若休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賈誼穎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鷓冠子案袁淑真隱傳鷓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鷓爲冠號鷓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諼事之顯於趙劉向亦載其事前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物使之然皆出於是韓退之獨非其書以爲好事者僞爲是本反用鷓賦以文飾之非誼之有取於此也晚進小生不敢妄據此書書此以俟識者

武王鏡銘

唐太宗曰朕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知得失此正周武王之意案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非出於此乎

用張家故事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蹟與夫對偶精切如此鶯鶯

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者皆有所祖魯直作蘇翰林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為法也僕嘗有一詞為張儀真壽曰三傑後福壽兩無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嫵眉京兆眷方滋富貴莫推辭門兩戟卻棹一綸絲蓴菜秋風鱸膾美桃花春水鱖魚肥笑傲雪谿澹

杜詩用玉盤二字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梨詩摧折非所恠但令入玉盤梁簡文朱櫻詩已麗金釵瓜兼美玉盤橘故子美

詩竹裏行廚洗玉盤僕謂前後賦果蓏用玉盤字何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江淹楊梅頌云為我羽翼委君玉盤梁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栝盛白酒梁簡文橘詩無假存雕飾玉盤予自嘗徐摛橘詩愧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王維櫻桃詩中使頻傾赤玉盤似此甚多不可縷舉漫錄謂子美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挽河洗兵

吳曾漫錄曰杜詩有洗兵馬末云安得壯士挽天河

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僕觀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裴行儉碑曰洗兵諾真之水刷馬草心之山此皆有洗兵之語所謂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張說詩貫索挽河流

一頓

漫錄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僕謂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是言人也宋明帝王枕嗜酒時以大飲為上頓是言飲也

豈獨食哉續釋常談引世說以證一頓二字出處不知二字已見前漢書矣

陳平祖人故智

陳平祖人故智如說漢王曰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疑其心破楚必矣此意出於尉繚子尉繚子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羣臣以亂其謀不過二三萬金卽諸侯可盡矣又如當諸呂用事之時日飲醇酒戲婦人此意出於信陵君信陵君自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之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平之二策無乃祖此乎石

林謂飲醇酒戲婦人以遠世故蓋自陳平以來用此策失記信陵君之事乎

俗語有所自

吳曾漫錄曰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斥受雇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翻謂人曰邢家小兒爲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語皆有所自近龔養正作續釋常談二十卷僕病其未廣更欲續之未果姑疏大略於茲樓羅見南史噤門見晉書主故見東漢人力見北史承受見後漢證左見前

漢相僕見吳書直日見禮記注門容見南北史察子
見唐書馭僧見前漢求食見左傳措大見唐書高手
醫見晉書小家子無狀子見前漢浮浪人見隋書茶
博士見語林酒家兒見樂布傳廚下兒見吳書家常
使令見衛子夫傳快活三郎見開元傳信錄掉書袋
見南唐書同年及見劉禹錫集注齋襯錢年月日子
入粗入細看人眉睫見南北史近市無價見曾子巧
詐寧拙誠見說苑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見曹植
詩賣漿值天涼見姜子牙語近朱赤近墨黑見傅玄
太子箴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

來見顏氏家訓生爲人所咀嚼歟爲人所懽快見左
雄語舉頭三尺有神明見徐鉉語龍生龍鳳生鳳見
丹霞語對牛彈琴作歎馬醫冷灰豆爆皆見禪錄似
此等語不可枚舉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眠安知被
無邊而盧仝詩曰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謂一日
不作一日不食而趙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謂
讓一寸饒一尺則曹氏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謂
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而曹氏令曰三世長者知
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又如謂一雞歟一雞鳴此語
亦有自也觀前漢郅都傳曰亡一姬復一姬疑是此

意譌一姬爲一雞耳

白鷗波浩蕩

漫錄曰東坡謂杜詩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波乃沒字謂出沒於浩蕩間耳漫錄謂予觀鮑昭詩有翻浪揚白鷗李頎詩有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邪僕謂善爲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波不盡之意且滄波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何待言其出沒邪改此一字反覺意局更與識者參之或者又引鷗好沒爲證僕案禽經鳧好沒鷗好浮

東坡賞花詩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憚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柸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已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于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豔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

愁裏老誰人肯向从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从前閒是也

棠陰蠻榼

頌人惠愛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文棠陰虛館梁簡文詩棠陰君詎隣是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之地今人類知棠陰為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白樂天詩有兩小蠻事如楊柳小蠻腰卽公侍姬也如曰小花蠻榼二三升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

名耳

功參微管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淡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淡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歇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不磷不緇

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人以磷字爲平聲如擊虞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爾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西君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矣又如君子道長稱物平施長字施字竝合作去聲讀而傳咸韓退之

詩梁氏詔竝作平聲用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而傳咸高祖贊作平聲協此類難一二記

續釋常談

龔養正著續釋常談僕恨其搜羅未至推究未廣蓋嘗以耳目所及拾其遺者疏大略於前矣所謂推究未廣者亦匪一端姑摘其顯然者言之如家貧親老則引新序閭丘印之語不知子路曾子蓋嘗有是言如痛入骨髓則引吳王濞鄒陽之語不知越句踐晉文公夫人樊於期韓信亦有是語如親家公則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北史汲闌干則引談藪魏元景不

知已見於吳越春秋人倫鑒則引南史不知已見於後漢書所謂驕子所謂太公所謂博徒竝引後漢書不知皆見於史記所謂姑夫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禮記所謂姊夫引元氏集不知已見於三國志所謂市買引魏略不知已見於田蚡傳所謂待罪引韓延壽康衡不知已見於季布所謂一通引獨斷不知已見於仲長統所謂某甲引三國志不知已見於左傳注所謂郎君引世說不知已見於後漢書焦仲卿詞此類不一雖然天下之書豈能徧睹持尺寸之綆而欲窮萬丈之泉多笑其不知量也

養鷹化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以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權翼拾其說指慕容垂謂苻堅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颺去皇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范雲拾其說謂江革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鵠今將軍化為鳳凰

唐突

漫錄曰律有唐突之罪按馬融長笛賦犇逐碭突注徒郎切以唐為碭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跡劉

禹錫鏡詩瓦礫來唐突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鬪詩
行彼土山頭歛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僕謂碣搪唐
三字不同皆一意爾東漢陳羣曰蕪菁唐突人蔘在
諸人之先正用此唐字若引曹子建詩用搪突字則
魏志子建謂韓宣豈應唐突列侯又用此唐字矣晉
人無鹽唐突西施之語乃用漢人之意豈但見於唐
人劉李二公而已漢碑有乘虛唐突之語孔融傳有
唐突宮掖

青谿一曲製一弄

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有五

曲一曲製一弄有游仙曲綠水曲馬融甚異之文類
俗說曰邠僧施青谿中汎舟一曲處輒作一篇詩謝
益壽見其詩而歎曰青谿之曲復何盡

前輩與叔手帖

漫錄曰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
禮畢云云此外希順變不備殊再拜十一哥十一嫂
僕家有富鄭公一帖正與晏元獻一同前後皆云弼
再拜幾叔幾孀乃知前輩以再拜二字施於尊長不
肯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爲輕已雖平交亦
不敢況兄與叔乎

集靈宮

漫錄曰文忠公集古錄謂武帝集靈宮他書皆不見
惟見西嶽華山碑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從孝成帝
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
帝所立欲以懷集仙者僕觀三輔黃圖有集靈宮集
仙宮俱在華陰縣界豈得謂他書皆不載惟見華山
碑漫錄引桓君山序見亦未廣也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長洲王楙

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敘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
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祖班固西
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今本
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鄱陽嗣王
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
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後古本悉類外
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於諸傳

之中者乃後本爾不特此也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為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徇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

而今本無此卷似此九十條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乃以餉鄱陽王見蕭琛傳

猫鬼

南北朝多事蠱毒有所謂猫鬼者觀隋獨孤陀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猫鬼言子者鬼也其猫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

甚力謂畜猫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猫鬼為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猫鬼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為鬼域而依附於人入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猫鬼如此

邊韶晝眠

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後漢書載邊韶晝日假寐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而應之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

但欲眠思經事此雖一時戲語以僕觀之韶之為人計每每好睡故弟子有此嘲非為其一時假寐而為是言也觀韶為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觀此有以驗其好睡云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貪不信盜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貪不廉之實素著於聽聞人信之極也惟其望實不著而處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觀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時之毀譽亦有屈於名實者唐史

載王播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時論鄙之考其時正文宗卽位之初太和元年事僕謂文宗固柔懦然踐祚之始方以儉德率下不應受王播所獻與之爲相蓋其獻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卽位適除爲相天下事適相符合此類甚多毀譽之際可不察夫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深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宜蓋有同等藥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氣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茸鹿茸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麋鹿

茸爲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而不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案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埤雅曰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莫能

及之此骨血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
髓也頭為諸陽之會與諸處血不同今人刺麋鹿血
以代茸者謂茸亦血此又謬也

聘后金數

漢高制聘皇后儀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黃金
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嘗引以為言而平帝納
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
百萬莽浚辭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
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成帝納梁
冀女弟有司奏案漢儀依孝惠帝納后故事金二萬
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絕如此

畫龍不成

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反類狗
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為畫龍僕
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
後周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
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順天錢

龐元英文昌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
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

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曰熙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僕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龐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錢譜乃知史思明鑄僕謂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考邪僕家舊有得一元寶一錢字文方重如顏體輪郭甚古後為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錢人家往往有之其唯聖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止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梁書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其視今易皆太其唯聖人乎一句蜀志謂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語王肅謂易上句作其唯愚人下句作其唯聖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聖人者正如論語天何言哉禹吾無間然之意

白樸

僕讀元微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白樸

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
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
樸開帙覽之卽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
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
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
類以規後學者

健兒跋扈

漫錄曰今以軍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
證非也按世說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劔鈔東晉
時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朱遵

戰似吳漢表爲置祠爲健兒廟又見於三國志甚多
不可引東晉爲證也又曰梁冀跋扈跋扈二字見詩
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援猶跋扈也班固高祖紀
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史皆後漢人語
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
睢此語朱浮傳光武詔曰赤眉跋扈長安又在二公
之前馮衍志賦亦曰始皇跋扈兮云云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韓信破趙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西鄉而師事之
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曰亡國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不知廣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繆公獲百里奚歸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亡國之臣何足以問越王云云范蠡亦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繆公謂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繆公與語三日大說

八珍

今俗言八珍之味有猩猩脣鯉魚尾與夫熊掌之類觀李賀曲曰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其說舊矣又必為玉栝玉栝必盛熊蹯豹胎晉靈公食熊蹯肺不熟

角里

四皓中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呼為閣里則發笑僕考之祿亦角也魯直詩曰阿童三尺箠御此老殼鯨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雖讀為祿實則角爾魯直此語豈無自哉傳玄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亦以角為祿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羣經音辨古岳切獸角也禮黃鍾為角音祿又

如字資暇錄謂孔氏祕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為祿里謂詩角里為祿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為祿資暇錄所謂孔氏祕記者孔氏卽孔安國其祕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

小名犬子

前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旣長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所謂犬子者卽小名耳然當時小名小字之說未聞自東漢方著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於生養故以狗名之逮其旣長向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子猶有此意其理

甚明非謂其少時學擊劍而名犬子也觀者不可以上文惑之師古注謂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此說未盡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錄或者又作續侍兒錄謂按羅盡矣觀諸書知尚多遺逸欲更續之未暇也往往見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得八百來件而侍兒倡優等名不錄也可為五卷愧未甚廣唐藝文志崇文總目皆謂陸龜蒙有小名錄五卷恨不得而見之

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效之作跋奚奴文僕謂

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虛作百官
本草賈志忠作御史本草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
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以比類當時之士如
曰麝本多忌比庾炳之苓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
溼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
之丹松蘇合比慧琳沈實寡和以自比況所不同者
此以人彼以官耳

以點心為小食

漫錄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為點心自唐已有此語
鄭僂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
知出處僕謂見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
小食小食之名本此又謂陳江總怨行詩曰團扇篋
中藏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情按羊侃有舞人腰圍一
尺六寸時人咸推掌上舞僕謂趙飛燕體輕能掌上
舞見外傳漫錄何舍此舉彼邪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敘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君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
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傳玄四箱樂歌曰上教如風下
應如卉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鳧而沈約詩

曰盈尺書綢繆欲寄東飛鳧

五總龜九齡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為五總龜謂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而顏真卿所撰踐猷墓碑曰顏元孫韋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聚故曰五總龜其說不同又今稱一齡為一年如揚子童烏九齡孫綽越在九齡皆以九齡為九歲不知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以九齡為九十歲矣

火浣布

嘗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狷狷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為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為布也

足寒傷心

龔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俗諺篇僕謂此語引者甚多其源出於黃石公三

略其間如劉子五代史皆嘗引以為言不但僉載也
賈誼書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董仲
舒策曰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
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此等語皆見管子

劉琨盧謔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謔贈答詩止一二首而琨
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盧謔詩有曰功業
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
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今選本傳俱載是詩而不聞盧
謔所答按琨集中有謔答曰誰言日向暮桑榆猶啟

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
伸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盧子諒謹牋詣劉司
空并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子諒書與詩云云今
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鍾嶸詩品曰越石詩
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廢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
體良才又罹危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仰
之微不逮矣觀此有以見二公之淺淡考唐藝文志
劉琨集十卷僕家藏正本十卷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野客叢書附錄

長洲王 懋

野老記聞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
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記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
梗槩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
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
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
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

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
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
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艸艸蘇見
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
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
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
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
將誰懟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
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郭
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
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
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
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
誓師出抗而歿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
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華
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蔡元長作間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
爲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爲命
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忤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
爲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止
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
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
胖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
表云上皇勸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草於
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
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
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果云晁以道可謂不
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
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爲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

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無辜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卻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邊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卽驚疑終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方惟涑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艸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聞曹塌了

八里客書言附錄
卻寘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紬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淡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恕何邪了翁誦老杜詩

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蠹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悖逆姦詐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閒不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

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
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
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
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
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寢衰矣
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
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
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

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
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此唯室
看史法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
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
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
翁翁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

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間門人有見之者方坐
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
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
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
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
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爲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
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
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
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

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爲姤二陰生爲遯陰小人象陰至於
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
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爲遯此沈潛道源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摩地以行呼之
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卽蚯蚓之大
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說者以爲苙闌也非也香白苙之類異名豚之所甘
旣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閤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違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勳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攜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為獻遺世多疵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辯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卽不用弔慰人卽用名紙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卽以手狀

野客叢書附錄

壬戌仲冬朔旦吳
懼書完姬舜卿刻

宋王先生壙銘

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

郭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農公事盧

憲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法叅軍張愿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
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
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
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詳敢請紹彭

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籍籍有能文聲先
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
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爲文字交繼宰
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荆浙先生得
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
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
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林字勉夫家
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
稟穎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
實無虛語有義事雖窘匱必竭力爲之清澹寡欲刻

苦嗜書寬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爲善人君子
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歿悉棄所習不
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
物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叅議陳公造爲文
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
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稟筆五十卷
叢書門分類聚鉤隱抉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
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騰寫親族之仕達
者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子弟曰吾目未瞑且
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爲之擊節雅

相推譽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願之門逾三十年賓主
相驩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攣之疾坐臥未嘗廢
卷易簣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年六
十有三詩中有趁著帆風便上船之句胸次夷坦可
知娶葛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
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德博者壽必
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
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
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橫山之
中是爲先生之宮

臨終詩

平生不學口頭禪脚踏實地性虛天臨歸不用
求纏裹趁著帆風便上船

宋浙西叅議陳公跋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
純正稽考之精確鉤撫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盟讀
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

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野客叢書三十卷

穀祥

十一世祖講書君府君所著也府君蚤孤隱居養
母博學好古著述甚多鄉人尊稱之曰講書君云

是書家藏宋鈔本借闕而不全嘉靖壬辰

穀祥

承

乏選曹偶於寮及處得見全帙亦鈔本借歸命吏
錄之謹自校閱媿膚淺不知所裁壬戌夏秋

穀祥

敬復手錄一過且校且錄付工繕寫銀梓六越月
而工完蓋嘗辱太史文公徵明儀部陸君師道鄉
進士袁君尊尼先後讎校再三又蒙黃門顧君存
仁太學金君魚借所藏鈔本以資勘訂雖甲乙相

爲是非彼此互有得失而改竄是正終寔賴之諸
公之惠於穀祥也厚哉間猶有疑者姑闕之以俟
魚豕之譌拂塵之喻知所不免然亦千一矣又按
是書舊有宋參知政事鳳山李公性傳之序文穆
范公成大之跋今皆不存他日得之當續刻焉
皇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十二月望十世孫穀祥
拜謹識



